

doi:10.13316/j.cnki.jhem.2014.05.017

专家漫谈

“裸”教授与“长”教授

马陆亭

(教育部 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16)

摘要: 高等学校现实存在的教授行政化和行政学术化现象,揭示了学校看人准但用人有误的问题,并进一步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和制度基础,这种现象虽然体现了过去的繁荣,但却有碍创新型国家建设,必须重新界定学术规矩,推进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建设教授共同体,在行政与学术之间做出明确区分。

关键词: 高校;“裸”教授;“长”教授;学术;行政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14)05-0005-04

谈论此话题,是因为大学的行政化导致了学术的平庸。但是,就笔者的观察,很多有行政职务的教授是优秀和敬业的,综合素质可能还高于一些纯粹的教授。接下来的问题是,让水平高的人具有决策权有错吗?没错!可出现了大学学术的平庸,这就产生了悖论。中央提出要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等教育界正在开展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就是要使我们打破这一悖论,提高教育质量和推动学术创新。

一、如何看待“长”教授优于“裸”教授的现象

先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两年前,笔者参加为期一周的教育部机关干部培训。一位名校教授自嘲为“裸教授”,即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教授,引起了大家的欢笑与兴趣。平心而论,该教授授课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他没有其他带“长”的教授教得好。因为后者更见多识广,授课时能旁征博引、内容充实、语言风趣。第二个是几年前到一所高校为中层以上干部讲现代大学制度,会后负责接待的副校长在和笔者交流时说:“马教授,您讲得很有道理。可咱们高等教育界的现实是凡是校领导牵头的课题,往往做得都不错,而且还能获奖。”这倒也是实情。

此后,笔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地观察和思考,结论是我们的大学和教育主管部门选拔干部的眼力基本是准的,人才终究会得到重用。问题出在我们用人的方向错了,人才不一定都需要干行政,更不是都适合干行政。曾几何时,我们宣传过的一些学术拔尖人才都当了什么“长”,但学术上却难见有大的作为。即我们在重用人才的同时,却阻塞了他们通往大师的道路。

所以,最后的局面是,人才都行政化了,没有被行政化了的教师为了证明自己是人才,也要争着干行政。行政其实也是一门科学,当行政成为工作,就需要执政为民,需要勤政和善政,因此需要时间、精力和智慧,学术只能业余来干。而根据逻辑推理,业余的东西即是“非专业”的东西,虽然个别也能出彩,但总体必将衰微。虽然“长”教授优于“裸”教授,但其主业却不在学术上,这成为问题的症结所在。

权力、金钱、学术是三种不同的东西,它们是现代社会的必需也能体现社会的发展,是个人价值的社会承认物,正确对待也都是好的东西。但是,它们的运行规律不同:权力遵循效率原则,下级服从上级,以位置取胜;金钱遵循利益原则,价值规律起根本作用,以利润取胜;学术遵循平等原

收稿日期:2014-03-09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13JZDW004)

作者简介:马陆亭,研究员、博导,从事高等教育发展与管理政策研究。

网络出版时间:2014-07-11

网络出版地址: <http://www.cnki.net/kcms/doi/10.13316/j.cnki.jhem.2014.05.017.html>

则,尊重知识发现优先权,以智力取胜。当今社会喜欢“通吃”,官大学问大,官大有经费。其实,这是对学术最大的伤害,因为你遵循了别人的规则,你必然就是别人的奴婢,同时也是对现代社会分工原则的一个极大破坏。

这里既有权力对学术的侵蚀,也有学术对权力的伤害。因为权力对国家战略实现、大学组织发展太重要了,权力掌握者需要有特殊的能力和品德。前一段微信圈盛传“为什么外交软弱,因为翻译当了外交官”的段子,是因为外交官不仅要具备语言的技能,更需要有政治的敏锐、对国家战略的了解以及决断力。秘书当“长”成为诟病也是如此,无疑,秘书出身的人对全局情况的了解、对人脉的熟识是有优势的,但长期的岗位熏陶可能会使他们细心有余、战略不足。学术也是如此,学术人员善于与事打交道,行政人员则要与人打交道,好的学术人员未必是好的行政人员,因为遵循的规律和原则不同。

当今,国家还设立了其他一些“位置”,如院士、长江学者、新世纪人才等,本意都是好的。讲他们是位置而不是荣誉,是因为获得者取得了资源的优先权,是一种隐性甚至公开的权力,破坏了学术的平等原则。

二、我们的学术依然繁荣

那么,我们的学术是否会倒退?悲观的情景似乎并没有发生,学术依然繁荣,只是遇到了天花板,再突破很难。

我们每年毕业那么多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我们的人才引进力度非常大,国际学术交流非常活跃,国家的政策不断鼓励和奖励学术创新,一大批青年才俊渴望成为“人才”。因此,我们不乏学术的活力,我们每年发表的论文数多年连续位居世界第二就是例证。另外,现在的学术论坛、高峰论坛也非常活跃,名头一个比一个大,“长”教授们有着十分丰富的展示舞台,话语权十足,时刻在前沿引领着学术的发展。

只是,我们的学术活跃体现在形式上,活跃在学术的中低端。曾经听一位学术期刊的主编讲,现在想发文章的人太多了,也有不少圈里人在打招呼,可拿到文章一看,空话连篇却写作规范,显然为专业人士所为,很是悲哀和为难。去年,笔者

受邀到一所“985工程”建设大学去预评项目,明显感到申报书填写粗糙,问及有关管理人员,很大原因是学校为了提高项目的命中率一般请名教授或“长”教授担纲,而实际工作者位次靠后,因此没了积极性。笔者也经常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课题鉴定、论文答辩和优秀博士论文评选等活动,深感让人眼前一亮的成果少之又少。

笔者认识的一位学者,听说当了个小“长”,几年后再遇到发现官气十足。开始我还想,都老熟人了怎么还跟我端架子,后来仔细观察发现架子不是装的,而是真的有了架子。想想也能理解,天天有人汇报工作,常常做决策,一言九鼎,自然而然就变得气宇轩昂了。我把这个例子跟一位曾经主管过全国高等教育工作的老部长提起,老部长沉思了半天回答我:怕就怕真有架子!

当前我们学术发展的潜规则是大学重视和爱惜人才,因此“提拔”重用人才有所担当;在其位就要谋其政,由此潜移默化出“官气”;人才当然还要出成果,因此需要成立课题组,搭建队伍完成任务;那些还没有成为“人才”而希望成为“人才”的学术人员,有意无意会加入到“长”教授的队伍;最后,“长”教授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成长为“大师”级人才,有回报者晋级为新的“长”教授,而没有回报者回归“裸”教授或“裸”副教授。几家欢喜几家愁,也就衍生出许多学术江湖恩怨。“长”教授成为“大师”,可学问不是自己做的。

我们不仅学术繁荣,经济也依然昌盛。高等教育走出了象牙塔,进入到经济建设主战场,尽管专家有时被戏称为“砖家”,但在以投资驱动为动力的粗放式发展中还是能大显身手的。笔者按当年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与普通高校毕业生数的比值,典型年度的数据分别为1978年为2.22,1982年为1.16,1993年为6.19,1999年和2001年同为10.58,2007年为5.57,2013年为8.14,可见基本在一个数量级范围内浮动。变化情况是1982年最低,之后大致呈增长趋势;1993年开始提速,并于世纪之交达到最高值;2002年开始下降,2005年趋于稳定至2007年的新低,之后又开始回升。该比值扩招前并不比扩招后低,原因是高校招生数急剧扩张的同时经济也在急剧增长,二者是匹配的。当前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创建创新型国家时,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学术

如何跟得上甚至超前社会的转型。

三、学术制度支撑基础的变化

经常有一些“长”教授在与笔者交谈时抱怨其行政工作挤占了科研时间,很多人也的确留有遗憾。每当此时,笔者也总是笑着回应:“您这是矫情,得了便宜还卖乖,因为没有人逼您干行政,是您自己愿意干的。”为什么学者乐意干行政?因为有资源的支配能力。

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大学学术制度的问题。在大科学时代,学术发展的制度基础已由学术自由主义转向学术资本主义,即没有经费、项目、团队的支撑是很难取得学术突破的。往好里说,这可以避免研究重复、夫妻店、个体户等低层次的小打小闹研究;可往不好里说,则易于产生权力、关系寻租,导致科研行政化、官僚化、数量化等现象。

可悲的是,当前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正在形成,大学学术已被资源和关系主导。“长”教授们混迹于学术江湖,大小占据个山头,瓜分资源、彼此捧场、互当评委、都能得奖。他们也无需送礼,甚至无须打招呼,彼此都认识,互相给面子,一切都是合法合规的,一切都是清高的。最后,名利双收,彼此共同成就为“大师”。

比如,笔者认识一些由“长”教授成长起来的院士。平心而论,他们都非常优秀,为人也非常好,智商、情商、品行俱佳。但笔者知道,他们的本职工作是行政事务,他们可能会利用周末和节假日从事科学研究,应该说他们很累,也做出了牺牲。笔者知道他们人很好,这里对事不对人,因为出现了学理逻辑的偏差。业余工作干成了院士,说明他们极其聪明,可为什么不把他们解脱出来,全职做研究工作呢?举国上下希望成就大师,希望拿到自然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也许这些人就是苗子。小“长”易得,而学术尖子难求。

“长”教授有两大生长途径:一是教授从政,二是官评教授。他们的优秀本无可厚非,但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优秀,导致了学术的卑微。比如,有两个年轻学者,甲比乙优秀,学而优则仕,后来甲成为“长”教授,乙成为“裸”学者;甲的主业是仕,乙的主业是学,因为甲原来就比乙优秀,当今又占据着资源,因此甲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水平高于

乙,尽管甲早已脱离了学术一线。这里,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甲成为了“长”教授,而乙可能只是个“裸”副教授。专业从事学术者会没有成就感,生活也偏于落魄。

个别的例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形成学术的官场文化。如果在大学,教授没弄上个“长”官位、“长”没弄到个教授头衔就是没本事,则必定大家争来争去,营造出的只是个出小人物、小成果的氛围。如果学术年轻人感到了疲惫,改辕易帜了,学术就真的衰微了。这时该如何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伟大梦想?

学术界是以聪明才智、创新取胜的地方,就像企业要以利润取胜一样。大学是个学术共同体组织,欧洲中世纪的大学在成立之初就是行会式的学者共同体,这其实就是“教授治校”的本来面目。现代社会的大学怎么体现学者共同体的特征?英国的做法是大学构建以理事会为主的发展决策机制、以校长负责的行政执行机制和以学术评议会负责的学术机制,三者形成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权力制衡格局。现代大学需要考虑学者共同体模式的实现方式,教育部近期出台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就是对这方面工作的一个推动。

四、重新规范学术规矩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多出、出好人才和成果,因此,当前应重视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重建学术规矩,探求问题解决之道。中央提出的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这个“道”,要加强制度建设,而不是就事论事。

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高等学校治理能力现代化,前提是权利、责任、规则边界明确,内涵清晰;关键是理顺高校和政府、学术和行政等内外部关系,需要在遵循各自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学校各项工作运转的和谐有效;特别是使学术发展有单独的通道,建立教师醉心于学术工作、行政专注于学校发展的机制;重点是建设教授共同体模式和机制。

第一,要区分行政岗位类别,划定出学术型行政岗位。当前,学术人员追求行政职务是出于对资源的掌控权力,行政人员追求学术职务是因为荣誉与再提拔的空间,都不是为了工作本身,且

破坏了学术工作和行政工作本身的神圣性和专业性,必须改变。按道理,行政负责人,不论其原来学术水平多高,从事管理工作后职责就发生了变化,就不能再评聘和晋升学术职务,甚至不能保留其原来的学术职称。只有那些与学术工作紧密相关且直接与学术人员打交道的行政负责岗位可以保留有关人员的职称称谓,如大学校长,主管科研、教学工作的副校长,教务处长,科研处长,院长及学术副院长等。这样,高校的大部分行政岗位及其领导不能再拥有学术头衔,对他们考核的是管理业绩和水平;而少数学术型行政岗位,其负责人离职后也将不再享有行政级别待遇,在什么岗位享受什么岗位的待遇。

第二,在什么岗位使用什么头衔,不在学术岗位者不能使用学术头衔。过去,我们的高校太慷慨,把学术称号送给了很多关系户,尽管这扩展了学校的社会联系,但破坏了学术头衔的严肃性;另外,一些离开学术岗位的人继续使用过去的学术头衔,似不合适,就像一个离任市长不能再继续使用市长头衔一样。总经理从了政也不再是总经理,否则会有政企不分的嫌疑。高等学校需要加强与外部社会的联系,但不能丧失原则,兼职教授的头衔一定不能和校内教授一样,离岗后的教授

也不能再继续使用学术身份,应该在全社会逐步形成共识。

第三,教授是每个学校自己的教授,自评自聘。一直以来,我们的教授是全国通用的,因此主管部门怕乱不敢放开评审权,也由此引出某省某评委在酒店开房昭示天下的闹剧。长期来看,教授的评审权应该在高校自身,各高校的教授是不通用的,换学校要看人家认不认你。近期来看如果怕出问题,也可以政府定规则,或总量控制,学校自己评聘学术职称。在这一过程中,相信大多数高校是自律的,是能为学校的发展和声誉考虑的。少数有可能乱来怎么办?加强监督和学术申诉机制建设。

第四,构建新型教授共同体。在院系里,因为大家学科是相近的,互相知根知底,因此可设立教授会为院系重大事务的决策机构,实现真实的学者共同体治理,相当于“教授治院”;在学校层面,依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实现“教授治学”,平衡各学科学术发展,监督、制衡院系学术决策,形成全校以教师为主导的学术治理机制。

(责任编辑 东彦)

Professors without an Administrative Post and Professors with an Administrative Post

MA Luting

(Research Center for Education Development,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816, China)

Abstract: By discussing administration of professors and academicalization of administrat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problem of correct judgment but incorrect use of staff members and further analyzes its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causes. Although the phenomenon shows the prosperity in the past, it hinders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novative country. So, academic norms should be re-defined to promote modernization of the governance capability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The key is to establish a professor community and makes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administration and scholarship.

Key words: college and university; professor without an administrative post; professor with an administrative post; scholarship; administration